

歲日秋解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七九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廿一日

本期零售一元 每月三十元 三月八十元 半年一五〇元 全年二九〇元 社址：延安

遺失聲明

於本月十一日上午我赴羅家坪時，因不慎失去紅邊布質符號一枚，號碼爲一邊字第〇一一五六四號，上寫「延屬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字樣，除呈請另發外，特此聲明作廢。

劉約三

難民工廠鞋廠織工

加緊生產獻糧獻金

組織工人自衛軍保衛邊區

「本報訊」難工總會全體工十七日召開反內戰緊急動員大會。會中聽長報告，他大聲疾呼：國民黨內的反動派準備進攻及撤退，我們工人應緊密的動員起來，保衛邊區。當時同時辯談生活與抗戰生活作了非常鮮明的對照。他說：「延安黨案大會的方向，就是我們的方向，大家應再加強地方組織，或我們的最大力量，加緊生產，實行節約。並要慰勞保衛邊區的軍隊。同時，同志們更要提高覺悟，防止敵探奸細活動。」接着工人代表周志來登台說道：「這犬國民黨內的反動派陰謀暗害打自己人，這是無異乎幫助敵人。我們必須緊要動員起來，保衛邊區。我雖然是一個候補，不能到前線去，但是我要求加緊生產，我們大家都應該加緊生產，幫助我們的軍隊，慢走這些混蛋！」接着，饒信都、楊繼科、先後都提出星期日加工，把所得的工資，慰勞保衛邊區的軍隊。並「敢提出：組織工人自衛軍準備自衛。救救兵災窮民尤老同志，向大家高呼：『我要努力做飯，使大家吃的飽，生產的多，以增強戰鬥力。』」他並代表全體救災事宜同志，提出每人捐米五升。作為保衛邊區之用。把金黃的麥子播放到場上的農業生產員賀生冠同志，也趕來參加大會，他急忙的說：「全邊區人民都應該動員起來，準備戰鬥。我們也零工，我們也應當每人拿出一百元，慰勞保衛邊區的將士。」全體工作人員代表站起：顧意和工人同志在一邊，互相督促提倡，各緊督趕超占點運動，增加生產。全體工作人員則把七月每月津貼出來，慰勞保衛邊區的八路軍，工人劉勇同志當場捐出一千元，並說：「願意多抽時間做義務工。」特別舉出某著名女同志，並捐出勞軍現金一萬七千七百餘元，米十一石二升五升。工作，加抽鈔票。最後還捐給八路軍全體同志電，並捐出勞軍現金一萬七千七百餘元，米十一石二升五升。

「本報訊」在提督鞋工廠的緊急動員大會上，展開了保衛邊區的獻金熱潮。老工人人趙文泰，青年學徒蔡文，都這樣表示：「從本月起，我每月的工資，都全部捐出來，獻給共產黨和八路軍。」在他們之後，自願捐工資一月的二月、三月，捐款五百元、一千元陸續不絕，年僅十一歲的鄧國雄，十二歲的郭福祥，這兩個打膠襪的小同志，每人也捐出一月的工資二百餘元。有幾個工人，連治病的藥錢都慷慨捐出，幹部們則更鄭重的捐出自己的津貼。不到十分鐘，會廳上共捐款二萬。此時，大家又一氣提出：我們不備捐捐校就算完吧，還要繼續生產，勤勞不休息，每天加工一小時，提早完成生產任務，還要保證質量多。最後，通過了組織自衛軍，廿年的老工人馬成眾同志，有病尚未全愈的裁縫工人于文同志，都自願報名參加。此外，該廠在充軍浪費費中，都有了底自變賣，從明天起，完全戒除草鞋，以六十便為前，都自願報名參加。四十便給附近部隊。

蘇中新四軍保衛夏收

斃傷敵僞二百俘千餘

四分區軍民摧毀敵籬笆二百里

【新華社重慶十九日電】我蘇中各縣敵，爲保守夏收，均積極行動，給予出沒之機，以爲停打糧。所獲糧粟，人，僞營長二人），繳輕機槍七挺，彈匣六個，鋼絲槍二支，步短槍七百九十一支，子彈一萬餘發，法幣二十二萬元，自行車十餘輛。我僑亡甚爲慘重云。

【新華社重慶十八日電】我第四區南通管衛團一營，因軍兵，乘船由南通經鹽城，作戰地城由南通經北十八公里之平潮鎮，至舉縣東十七公里之丁堰，由丁堰至距海泊二十公里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門牌公和八百石，被某部
軍隊猛猛一炸，炸毀二小時，將
軍械全部擊毀。(二)我勢
對軍黃橋東北十七里之古
鎮廟，爲軍獨立十一旅七連
五部八十餘人，於六月廿三
日，搶捕，被某軍一部
伏擊，將其全部消滅。(三)
寶應縣東北卅三里之漣口
寶應二營，於廿三日進佔
石埭頭、漣溝一帶，企圖
進攻立足未穩之際，分路猛
擊，激戰二小時，將敵傷亡
部解決。(四)高郵東北二
白馬廟，敵王莊爲軍二百
餘人，七日分路進佔，合
我某團奮勇，將其全部部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的時候，
「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担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
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爲什麼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
過南京淪陷慘案、素日鼓吹反共的吳希聖，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
精衛千鈞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吳希聖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
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歡迎此書對文
中央週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爲什麼中央週刊這樣
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
了，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
情。

「中國之命運」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
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
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
最後勝利的重要問題，有所指陳。因爲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却不大失所望，原
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關於抗戰問題，在

奧城前綫紅軍挺進

攻克木深斯克等城

收復村鎮一百八十餘處

○路透社莫斯科廿日電：蘇聯今有公報稱：蘇軍曾在奧勒爾陣線前進，奧勒爾以東至前線二十五處被佔領。公報指出：「七月二十日，德寇被俄軍擊退並重創，敵入頑抗，繼續向前方而發展進攻，推進六十至八十里。敵次日夜復被俄軍擊退並重創，敵入頑抗，繼續向前方佔領居民點數處，我軍佔領居民點廿處。奧勒爾東之卡普里諾村一帶，有重兵把守，不採取防守。其他居民點中，有伏依希洛夫火車站。奧勒爾南，我軍擊退敵步兵及坦克，敵前前進。別爾基爾方面，我軍擊退其進攻，並克服敵軍頑抗，敵前進至十二公里。」

禾苗欣欣向榮
北嶽豐收在望

一 新華社香港十九日電

縣成立一清鄉委員會，並
調天門漢川敵偽一部，進入
平漢路以東地區。六月廿二
日開始於大、小諸山之外間
二縣敵、於林邊、懷河店、
萬餘，於「七一」夜十
有敵偽隊幾經奮之條去竹
色工棚，他黨我全部拒擊
不讓其竄集。民房、民房

志的「卷目主三聯誼」，批評得一塌糊塗。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真相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帶就是民族血統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不料蔣先生也以我們所談，實屬荒謬。這種怪論，決不能稱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

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

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從自命之見，却却開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異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解釋，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為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按照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治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反背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蒙古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藏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教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苗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那裏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故弄博空無是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所謂「婚姻的關係」，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呀，這段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着匈奴民族統治着送美人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惡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一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一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一宗支」嗎？把中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胡塗帳。如果照那種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衝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時代漢民族與各民族的戰爭，也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的戰爭，也就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回教的戰爭，也就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都成為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綏、甘肅藩、張勳……這一切罪惡不赦的漢奸，又不大可以「登廟堂之上」，而「受俎豆於千秋」嗎？一切罵作者關於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遺址，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寄托於烏有。

將先生說：「至於各系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繫各系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系族間有的德性。」我們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所列表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末殘酷，那末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又將作何解釋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異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類根本分別的，一種人是廣大民眾，他們在反對異民族侵略的時候，是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些腐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常常採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天子之尊」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帝、稱親，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殺發抗戰的大將，以取得其寵幸（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臣宰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奉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欺騙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族侵略者則這種行徑，也就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民族，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了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性）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的鬥爭是社會公認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會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為人類的水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圖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入居中原的許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漢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為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於他們在內地和漢民族混居，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先進，比較他們佔優勢，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樣就在長期的接觸鬥爭中逐漸地同化起來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創設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足為訓，如果拿這種虛構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也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主聯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漢族主義去欺壓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敵人可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

（下接第二版）

